

“文学淮军”擂台
征文 第十季

诗画小满

鲍安顺



花开半浓最相宜

温锋



小满,在农历四月,正值“首夏清和”,是夏天的第二个节气,也是真正意义上的夏天开始,所以古人称“首夏”,亦称“始夏”。我独爱江南的小满,此时静心品阅读诗,可谓惬意舒爽,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。

古人创作了许多描绘小满的诗书画。其中,南宋王升的《首夏帖》,就是传世精品,为纸本行书,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。此帖精学米芾书法,是他晚年之笔,气势酣畅,笔法老健。其中写道:“首夏清和,伏惟神明赞相,尊候万福,再会未期,伏几相时保重。”意思是说,小满天气惬意舒爽,所以告慰好友伯兴,不知何日再能相见,叙思念之情,道友谊珍重。

明朝大书画家文征明的儿子文彭曾为江南小满天作画,并赋诗题款:“我爱江南小满天,繁华消尽竹娟娟。北窗自展南华读,时有凉风到枕边。”更有意思,文彭画的是竹,他却没有想到,最让人回味无穷的,却是他的题款诗,尤其是那句“江南小满天”,说得极有情趣,让人过目不忘。

文彭还有一首诗云:“我爱江南小满天,鲥鱼初上带冰鲜。一声戴胜蚕眠后,插遍新秧绿满田。”此诗,与题款诗,皆写江南小满天,可是道出的意思,完全不同。那题款诗,写出了他的画意人生,那夏意附于娟娟画竹上,让他感觉繁华渐退,在北窗下阅读此画时,似有清风拂徐,如在枕边。

文彭家族,世代生活在江南苏州,他笔下的小满,皆有江南色彩。那江南初夏季节,最鲜美的鲥鱼,此时从大海回游到长江,在中下游地区水流平缓处产卵,就成了人们口福时鲜。那鲥鱼,出水即死,所以文彭诗中的“冰鲜”,是指用冰保鲜的鲥鱼,转运各地,也是进贡朝廷的美食。还有,诗中提及的“戴胜”,是妇女头戴的花冠,犹如美丽花幡,为小满习俗。另外,那养蚕织丝,种稻插秧,在江南的

晨雾未散的麦田里,齐腰的麦穗垂着青玉般的头颅,芒刺间凝结的露珠将坠未坠,像极了二八年华的少女欲说还休的心事。我站在田埂上,看远处牧童用野燕麦身茎做成哨子,清越的哨音掠过麦浪,惊起一群画眉。

这是小满时节特有的景致,万物都在奔赴圆满的途中,却始终留着一线余地,像宣纸上将干未干的墨痕,氤氲着无限可能。

古人云,“物致于此小得盈满”,分明是万物初熟的时节,却偏偏以“小”字当头。前几日去城郊一网红打卡地看蔷薇花墙,层层叠叠的骨朵正次第绽放,偏偏没有一朵完全舒展,每片花瓣都保留着半卷的诗笺模样。

忽然懂得《菜根谭》里“花看半开”的深意:全盛的花朵固然明艳,但那种将满未满的姿态,藏着对未来的期许与悬念,恰似水墨画里的留白,让观画者生出无限遐思。

以前,会木匠活的爷爷告诉我,土家人在起吊脚楼的时候,总会在榫卯间留出分毫缝隙。初时不解,待亲眼见过夏日曝晒的木材膨胀,撑裂得吱呀作响的时候,方知这刻意为之的“不圆满”,才是真正的周全之道。

就像此刻麦田里的野燕麦,它们比寻常麦子高出半尺,修长的秸秆在风中摇曳如绿绸,虽不能结出饱满的麦粒,却因着这份“缺憾”,成了制作唢呐哨片的上佳材料,工匠取其柔韧中空的茎秆,在火烤中塑出鸣腔,让原本注定凋零的野草,在乐音中获得永生。

农谚说“小满不满,干断田坎”,老农

小满,是农耕文明,也是季候风情,于是那诗中的“蚕眠”“新秧”,皆为时令风物。

元朝诗人元淮在《小满》中诗云:“子规声里雨如烟,润遍红绡透客毡。映水黄梅多半老,邻家蚕熟麦秋天。”在江南水乡,杜鹃鸟叫,也就是子规啼鸣,在江南的烟雨深处,远山近舍,红绡透香,那黄梅半熟,邻家的蚕熟了,麦子收成在望。江南小满天,窗户外鸟声破梦,大清早那些鸟儿,都惦记那枝头累累的果实,有枇杷、杏、海棠、桑葚、梅子、樱桃,还有树上肥美的昆虫,都是它们可口的食物。所以说,元淮写小满天,就先写杜鹃鸟了。

小满时,初夏瓜果成熟,清脆可口,那荷花待放盛开,脆藕冰甜,也非常好吃。初夏晴好,太阳明艳温暖,人们可以穿单衣,亲近于水,看岸边滴红滴绿,烟雨迷人。小满天,天地间有烟水之满,那清新柔情,滋润人心,就像新婚燕尔,幸福欢喜。更准确地说,元淮写此诗时,他身在福建,为江南之南,那儿的山水更润,麦子更早熟,桑蚕结茧更早。此时,元淮在一片烟雨绿色中,透过红船窗帘,看得心情滋润,惬意满足。

清代王泰偕诗云:“枇杷黄后杨梅紫,正是农家小满天。”那小满天,在天地之间,也在农家的心灵之间,生活之中。宋代项安世,在《十九弟生日》中诗云:“西堂旧作春池梦,南国今逢小满天。”那小满天,用以寄托兄弟情谊,适合恰当,惟妙惟肖。专家考证,唐朝北方长安洛阳的天气温暖,物候有似江南,所以那中原地区的小满节气,和今天长江中下游以及南方地区,大部分是吻合的。

由此我想,古代农历小满节气,有深藏的内涵,也有独特的人文魅力,还有丰富的中华文化智慧。我爱江南小满天,我内心与那小满天的山水天光,一同心醉,天地醉了,我也醉了。

却从不急着把水渠灌满。他们深谙土地呼吸的韵律,知道田垄需要三分饥渴才能催发根系向下深扎。鄂西武陵山区的梯田里,农人用青石砌成的引水渠永远留着些间隙,看似疏漏的沟壑里,青苔编织成天然的滤网,既让山泉保持鲜活流动,又给游鱼蝌蚪留下栖身之所。

半山腰的吊脚楼下,奶奶晾晒的草药从不铺满晒席,总要留出四周的空隙,她说:“让山风在当归和天麻之间跳支舞,药性才会醒透。”其实我心中明白,药材铺得太满,容易漏洒到地上去。

周末带女儿回乡下,在山道歇脚时遇见丛生野莓。八岁的孩子欢快地在山路上蹦蹦跳跳,经历着语言发育迟缓的她,在晨露未晞的山路上,欢快地蹦蹦跳跳前行。已经八岁但仍带着幼鹿般迟疑的孩子,每次跃过沟坎时,衣角扬起的弧线总牵着我的心跳。朝阳正在林梢调试着这个季节的温度,把她的影子揉成忽长忽短的橡皮泥,我忽然觉得:当其他家长谈论孩子学习成绩时,我掌心里攥着的,是她在路边采摘后送我的一枚花瓣,内心在想着,人生何需那么多圆满。

小满就像光阴酿造的七分酒,光晕里晃动着诸多未完成的诗意:古籍页脚微卷的毛边,爱人欲触又收的指尖,以及女儿作业本上那些正在练习连笔的偏旁部首。

归途荷塘里早有尖角探出水面,擎着青玉盏承接星光。它们不急于绽放,只在等待某个晨露未晞的刹那,让朝阳为花盏斟满琼浆。或许真正的圆满,恰在这永远趋向光明的生长姿态里。就像此刻万千麦穗低垂的弧度,谦卑地丈量着天地的分寸。



人生留白处

郭令琚

给学生讲国画,讲到“留白”,我说国画很多所谓的“意境”,正是在这留白处表现出来的,因为这是一幅画的空间所在,是一幅画呼吸的地方,人们能够为之遐想。所以画面不是越满越好,画什么是基础,画得像是技术,怎样营造“留白”处,才是深度。他们懵懂地看着我,的确,小小年纪,恐怕我的话只是风一般吹过,若干年后,或许能够想起来,但于当前,他们是无法理解的。

画家以留白赋予画面呼吸感,让观者在虚实相生间,品味无尽诗意,让作品突破有限的纸面,延伸出无限的意境。而人生,又何尝不是一幅画卷?

现代生活,如同被按下加速键。生存压力很大,各种竞争激烈,人们在谋生的路上充满疲惫。这样的节奏下,留白似乎奢侈。但现代生活的可悲处,就是我们已经很努力,已经把每一寸光阴都填满了,却仍觉得空虚!我们有没有想过,这些被填满的光阴,真的就是那么的无懈可击吗?电子设备、信息洪流占走了多少碎片时间?而这些碎片时间,恰好可以用来留白。

在一天的时间里,我们是否可以抽出半小时,远离手机,泡一杯热茶,在氤氲茶香中静坐片刻;或者在床头的台灯前,读一会儿闲书,让思绪随着文字飘远;亦或者用这半小时,来瑜伽、运动、书法、画画、弹琴、冥想……这些独处时光,便是生活里的留白,让我们得以从喧嚣中抽离,与自己的内心对话,重拾内心的宁静。

留什么样的白?怎样去留白?这取决于自己。每个人爱好不同,节奏不同,自然留白的方式也不一样。无论哪种留白,留的是一份从容,不被琐事裹挟;留的是一份好奇,保持对人生的探索;留的是一份松弛,给忙碌的自己留一缕新鲜空气……这些留白,不是虚无,恰是生命中最充盈的部分。像生活的调味剂、颜料盒,让我们的生活冰冷的设备和繁杂的信息之外,增添温度和滋味,增添色彩与情感,给我们的灵魂注入营养,累积生命的厚度。

于国画:不着笔墨处,最见功夫;于生活:人生留白处,不是虚无。